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今古奇觀 第四十七卷 誤告狀孫郎得妻

詩曰： 婦女輕自縊，就裡別貞淫。
若非能審處，枉自命歸陰。

話說婦人短見，往往沒奈何了，便自輕生。所以縊死之事，惟婦人極多。然有死得有用的，有死得沒有的。湖廣廣州蘄水縣，有一個女子陳氏，年四歲，嫁與周世文為妻，世文年紀更小似陳氏兩歲，未知房室之事。其母馬氏是個寡婦，卻是好風月淫濫之人，先與姦夫蔡鳳鳴私通，後來索性贅他人室，作做晚夫。欲心未足，還要吃一看二。有個方外僧人性月，善能養龜，廣有春方，也與他搭上了。蔡鳳鳴正要學些抽添之法，借些藥力幫襯，並不吃醋捻酸，反與僧人一路宣淫，曉夜無度。有那媳婦陳氏在面前走動，一來礙眼，二來也要帶些羞慚，要一網兜他裡頭。況且馬氏中年了，那兩個姦夫，見了少艾女子，分外動火，巴不得一到手。三人合伴百計來哄誘他，陳氏只是不從。婆婆馬氏怪他不肯學樣，羞他道：「看你獨造了貞節牌坊不成！」先是毒罵，漸加痛打。

蔡鳳鳴假意旁邊相勸，便就捏捏撮撮撩撥他。陳氏一頭受打，一頭口裡亂罵鳳鳴道：「由婆婆自打，不干你這野賊事，不要你來勸得！」婆婆道：「不知好歹的賤貨！必要打你肯順隨了才住。」陳氏道：「拚得打死，決難從命。」蔡鳳鳴趁勢抱住道：

「乖乖，偏要你從命，不捨得打你。」馬氏也來相幫，扯袴揪腿，強要奸他。怎當得陳氏亂顛亂滾，兩個人用力，只好捉得他身子住，那裡有閒空湊得道兒行淫？原來世間強姦之說，原是說不通的。落得馬氏費壞了些氣力，恨毒不過，狠打了一場才罷。陳氏受這一番作踐，氣忿不過，跑回到自己家裡，哭訴父親陳東陽。那陳東陽是個市井小人，不曉道理的。不指望幫助女兒，反說道：「不該逆著婆婆，凡事隨順些，自不討打。」陳氏曉得分理不清的，走了轉來，一心只要自盡。家裡還有一個太婆，年紀八十五了，最是疼他的。陳氏對太婆道：「媳婦做不得這樣狗彘的事，尋一條死路罷。不得伏侍你老人家了，卻是我決不空死，我決來要兩個回去。」太婆道：

「我曉得你是個守志的女子，不肯跟他們胡做。卻是人身難得，快不要起這樣念頭！」陳氏主意已定，恐怕太婆老人家婆兒氣，又或者來防閒著他，假意道：「既是太婆勸我，我只得且忍著過去。」是夜在房竟自縊死。死得兩日，馬氏晚間取湯澡牝，正要上牀與紫鳳鳴快活，忽然一陣冷風過處，見陳氏拖出舌頭尺餘，當面走來。叫聲：「不好了！媳婦來了！」驀然倒地，叫喚不醒。蔡鳳鳴看見，嚇得魂不附體，連夜逃走英山地方，思要躲過。不想心慌不擇路，走脫了力，次日發寒發熱，口發謔語，不上幾日也死了。眼見得必是陳氏活拿了去，此時是六月天氣，起初陳氏死時，婆婆恨他，不曾收殮。今見顯報如此，鄰里喧傳，爭到周家來看。那陳氏停屍在低簷草屋中，烈日炎蒸，面色如生，毫不變動。說起他死得可憐，無不垂涕。又見惡姑姦夫俱死，又無不拍手稱快。有許多好事儒生，為文的為文，作傳的作傳，備了牲禮，多來祭奠。呈明上司，替他立起祠堂。後來察院採風，奏知朝廷，建坊旌表為烈婦。果應著馬氏獨造牌坊之讖。這個縊死可不是死得有用的了。

蓮花出水，不染泥淤。

均之一死，唾罵在姑。

湖廣又有承天府景陵縣一個人家，有姑嫂兩人。姑未嫁出，嫂也未成房，尚多是女子，共居一個小樓上。樓後有別家房屋一所，被火焚過，餘下一塊老大空地，積久為人堆聚糞穢之場。因此樓牆後窗，直見街道。二女閒空，就到窗邊看街上行人往來光景。有鄰家一個學生，朝夕在這街上經過，貌甚韶秀。二女年俱二八，情慾已動，見了多次，未免妄想起來。便兩個私語道：「這個標緻小官，不知是那一家？若得與他同宿一晚，死也甘心。」正說話間，恰好有個賣糖的小廝，喚做四兒，敲著鑼在那裡後頭走來。姑嫂兩人多是與他賣糖厮熟的，樓窗內把手一招，四兒就挑著擔走轉向前門來，叫道：「姑娘們買糖。」姑嫂多走下樓來，與他買了些糖，便對他道：「我問你一句說話，方才在你前頭走的小官，是那一家？」四兒道：「可是那生的齊整的麼？」二女道：「正是。」

四兒道：「這個是錢朝奉家哥子。」二女道：「為何日日在這條街上走來走去？」四兒道：「他到學堂中去讀書，姑娘問他怎的？」二女笑道：「不怎的，我們看見，問問著。」四兒年紀雖小，到是點頭會意的人，曉得二女有些心動。便道：「姑娘喜歡這個哥子，我替你們傳情，叫他來要要何如？」二女有些羞縮，多紅了臉，半晌方才道：「你怎麼叫得他來？」四兒道：

「這哥子在書房中，我時常挑擔去賣糖，極是熟的。他心性好不風月，說了兩位姑娘好情，他巴不得在裡頭的。只是門前不好來得，卻怎麼處？」二女笑道：「只他肯來，我自有的。」

四兒道：「包管我去約得來。」二女就在汗巾裡解下一串錢來，傳與四兒道：「與你買果子吃。煩你去約他一約，只叫他在後邊糞場上走到樓窗下來，我們在樓上窗裡，拋下一個布兜，兜他上來就是。」四兒道：「這等我去說與他知道了，討了回音，來復兩位姑娘。」三個多是孩子家，不知什麼利害。歡歡喜喜，各自散去。四兒走到書房來尋錢小官，撞著他不在書房，不曾說得，走來回覆。把鑼敲得響，二女即出來問，四兒便說未得見他的話。二女苦央他再去一番，千萬等個回信。四兒去了一會，又走來道：「偏生今日他不在書房中，待走到他家裡去與他說。」二女又千叮萬囑道：「不可忘了。」似此來去了兩番。對門有一個老兒姓程，年紀七來歲，終日坐在門前一隻凳上，朦朧著雙眼，看人往來。見那賣糖的四兒，在對門這家去了又來，頻敲糖鑼。那裡頭兩個女人，但是敲鑼，就走出來與他交頭接耳。想道：「若只是買糖，一次便了，為何這等藤纏？裡頭必有緣故。」跟著四兒到僻淨處，便一把扯住問道：「對門這兩個女兒，托你做些什麼私事？你實對我說了，我與你果兒吃。」四兒道：「不做什麼事。」程老兒道：「你不說，我只不放你。」四兒道：「老人家休纏我，我自要去尋錢家小哥。」程老兒道：「想是他兩個與那小官有情？故此叫你麼？」四兒被纏不過，只得把實情說了。程老兒帶著笑說道：

「這等今夜若來，就成事了。」四兒道：「卻不怎的。」程老兒笑嘻嘻的扯著四兒道：「我對你說，作成了我罷。」四兒拍手大笑道：「他是女兒家，喜歡他小官，要你老人家做什麼？」程老兒道：「我老則老，興趣還高。我黑夜裡坐在布兜內上去了，不怕他們推了我出來，那時臨老人花叢，我之願也。」四兒道：

「這是我哄他兩個了，我做不得這事。」程老兒道：「你若依著我，我明日與你一件衣服穿；若不依我，我去對他家家主說了，還要拿你這小猴子去擺佈哩。」四兒有些著忙了道：「老爹爹果有此意，只要重賞我。我便假說是錢小官，送了你上樓罷。」程老兒便伸手腰間錢袋內，摸出一塊銀子來，約有一錢五六分重，遞與四兒道：「你且先拿了這些須去，明日再與你衣服。」四兒千歡萬喜，果然不到錢家去，竟講一個謊，走來回覆二女道：「說與錢小官了，等天黑就來。」二女喜之不勝，停當了布匹等他，一團春興。誰知程老兒不識死，想要剪絡。四兒走來，回了他話。他就呆呆等著日晚，家裡人叫他進去吃晚飯，他回說：「我今夜有夜宵主人，不來吃了。」磕磕撞撞，撞到糞場邊來，走至樓窗下面，咳嗽一聲。時已天黑不辨色了，兩女人聽得人聲，向窗外一看，但見黑魃魃一個人影，料道是那話來了。急把布來，每人捏緊了一頭，放將中段下去。程老兒見布下來了，即兜在屁股上坐好。樓上見布中已重，知是有人，扯將起來。那程老兒老年的人，身體乾枯，苦不甚重。二女趁著興高，同力一扯，扯到窗邊，正要伸手扶他，樓中火光照出窗外，卻是一個白頭老人，吃了一驚。手臂索軟，布扯不牢，一個失手，程老兒早已頭輕腳重，跌下去了。二女慌忙把布收進，顛篤篤的關瞭樓窗，一場掃興，不在話下。

次日程老兒家，見家主夜晚不回，又不知在那一家宿了，分頭去親眷家問，沒個蹤跡。所見糞場牆邊，一個人死在那裡，認著衣服，正是程翁。報到家裡兒子每來看看，不知其由。只道是老人家腳蹻，自跌死了的，一齊哭著，扛抬回去。

一面開喪入殮，家裡嚷做一堆。那賣糖的四兒，還不曉得緣故，指望討夜來信息，希冀衣服。莽莽走來，聽見裡面聲喧。

進去看看，只見程老兒直挺挺的，躺在板上。心裡明知是昨夜做出來的，不勝傷感，點頭歎息。程家人看見了道：「昨晚上請吃晚飯時，正見主翁同這個小廝，在那裡唧噥些什麼，想是牽他到那處去。今日卻死在牆邊，那廂又不是街路，死得蹊蹺，這小廝必定知情。」眾人齊來一把拿住道：「你不實說，活活打死你才住。」四兒慌了，只得把昨日的事，一一說了，道：「我只曉得這些緣故，以後去到那裡，怎麼死了？我實不知。」程家兒子們聽了這話道：「雖是我家老子，老沒志氣，牽頭是你。這條性命，斷送在你身上，干休不得。」就把四兒縛住，送到官司告理。四兒到官，把首尾一五一五說了，事情干連著二女，免不得出牌行提。二女見說，曉得要出丑了，雙雙縊死樓上。只為一時沒正經，不曾做得一點事，葬送了三條性命。這個縊死，可不是死得沒用的了？

二美屬目，騰騰變童。

老翁夙孽，彼此凶終。

小子而今說一個縊死的，只因一弔，倒弔出許多妙事來。

正是：

失馬未為禍，其間自有緣。

不因俱錯認，怎得兩團圓？

話說吳淞地方有一個小官人，姓孫，也是儒家子弟，年方十七，姿容甚美。隔鄰三四家，有一寡婦姓方，嫁與賈家。

先年其夫亡故，止生得一個女兒，名喚閨娘，也是十七歲，貌美出群。只因家無男子，止是娘女兩個過活，顧得一個禿小廝使喚。無人少力，免不得出頭露面。鄰捨家個個看見的，人人稱美。孫小官自是讀書之人，又年紀相當，時時撞著，兩下眉來眼去，各自有心。只是方媽媽做人刁鑽，心性兇暴，不是好惹的人，拘管女兒甚是嚴緊。日裡只在面前，未晚就收拾女兒到房裡去了。雖是賈閨娘有這個孫郎在肚裡，只好空自啞唾。孫小官恰像經布一般，不時往來他門首，只弄得個眼熟，再無便處下手。幸喜得方媽媽見了孫小官，心裡也自愛他一分的，時常留他吃茶，與他閒話，算做通家子弟，還得頻來走走，捉空與閨娘說得句把話。閨娘恐怕娘疑心，也不敢分兜攬。似此多時，孫小官心癢難熬，沒個計策。

一日賈閨娘穿了淡紅褂子在窗前刺繡。孫小官走來看見無人，便又把語言挑他。賈閨娘提防娘瞧著，只不答應。孫小官不離左右的，惹了好兩次，賈閨娘只怕露出破綻，輕輕的道：「青天白日，只管人面前來晃做什麼？」孫小官聽得只得走了去。思量道：「適間所言，甚為有意。教我青天白日不要來晃，敢是要我夜晚些來？或有個機會也不見得。」等到傍晚，又惹來賈家門首呆呆立著。見賈家門已閉了，忽聽得呀的一響，開將出來。孫小官未知是那個，且略把身子退後，望把門開處走出一個人來，影影看去，正是著淡紅褂子的。孫小官喜得了不得，連忙尾來，只見走入坑廁裡去了。孫小官也跳進去，攔腰抱住道：「親親姐姐，我被你想殺了！你叫我『日裡不要來』，今已晚了，你怎生打發我？」那個人啐了一口道：「小人娘賊，你認做那個哩？」原來不是賈閨娘，是他母親方媽媽，為晚了到坑廁上收拾馬子，因是女兒換下褂子在那裡，他就穿了出來。孫小官一心想著賈閨娘，又見衣服是日裡的打扮，娘女們身分必定有些廝像，眼花撩亂認錯了。直等聽得聲音，方知是差訛，打個失驚，不要命的一道煙跑了去。方媽媽吃了一場沒意思，氣得顫抖抖的，提了馬子回來。

想著道：「適才小猢猻的言語，甚有蹊蹺。必是女兒與他做下了有什麼約會，認錯了我，故作此行徑，不必說得。」一忿之氣，走進房來，對女兒道：「孫家小猢猻在外頭叫你，快出去！」

賈閨娘不知一些清頭，說道：「什麼孫家李家，卻來叫我？」方媽媽道：「你真這淫婦約他來的！還要假撇清？」賈閨娘叫起屈來道：「那裡說起！我好耽耽坐在這裡，卻與誰有約來？把這等話賊污我！」方媽媽道：「方才我走出去，那小猢猻急急趕來，口口叫姐姐，不是認做了你這真淫婦麼？做了這樣齷齪人，不如死了罷。」賈閨娘沒口得分剖，大哭道：「可不是冤殺我，我那裡知他這些事體來？」方媽媽道：「你渾身是口，也洗不清。平日不調得喉慣，沒些事體，他怎敢來動手動腳！」

方媽媽平日本是難相處的人，就碎聒得一個不了不休。賈閨娘欲待辨來，往常心裡，本是有他的虛心病，說不出強話；欲待不辨來，其實不曾與他有勾當，委是冤屈。思量一轉，淚如泉湧，道：「以此一番防範越嚴，他走來也無面目，這因緣料不能夠了。況我當不得這擦刮，受不得這腌臢，不如死了，與他結個來生緣罷。」哭了半夜，趁著方媽媽炒罵興闌，精神疲倦，昏昏熟睡，輕輕牀上起來，將束腰的汗巾，懸標高弔。

正是：

未得野鴛交頸，且做羚羊掛角。

且說方媽媽一覺睡醒，天已大明，口裡還嘮嘮叨叨，說昨夜的事，帶著罵道：「只會引老公招漢子，這時候還不起來，挺著屍做什麼？」一頭碎聒，一頭穿衣服。靜悄悄不見有人聲響，嚷道：「索性不見則聲，還嫌我做娘的多嘴哩！」夾著氣盅，跳下牀來。抬頭一看，正見女兒掛著，好似打鞦韆的模樣，叫聲不好了。連忙解了下來，早已滿口白沫，鼻下無氣了。方媽媽又驚，又苦，又懊悔。一面抱來，放倒在牀上，捶胸跌腳的哭起來。哭了一會，狠的一聲道：「這多是孫家那小人娘賊，害了他性命。更待幹罷，必要尋他來抵償，出這口氣。」又想到：「若是小人娘賊得知了這個消息，必定躲過我。」

且趁著未張揚時，去賺得他來，留住了，當官告他，不怕他飛到天外去。」忙叫禿小廝來，不與他說明，只教去請孫小官來講話。孫小官正想著昨夜之事，好生沒意思。聞知方媽媽請他，一發心裡縮縮朒朒起來，道：「怎倒反來請我？敢怕要發作我麼？」卻又是平日往來的，不好推辭得，只得含著羞慚之色，隨著禿小廝來到，見了方媽媽。方媽媽撮起笑容來道：

「小哥夜來好莽撞！敢是認做我小女麼？」孫小官面孔通紅，半晌不敢答應。方媽媽道：「吾家與你家，門當戶對，你若喜歡著我女兒，只消明對我說，一絲為定，便可成事，何必做那鼠竊狗偷沒道理的勾當？」孫小官聽了這一片好言，不知是甚。

喜之不勝道：「多蒙媽媽厚情！待小子去備些薄意，央個媒人來說。」方媽媽道：「這個且從容，我既以口許了你，你且進房來，與小女相會一相會，再去央媒也未遲。」孫小官正像尼姑庵裡賣卵袋，巴不得要的。歡天喜地，隨了方媽媽進去。方媽媽到得房門邊，推他一把道：「在這裡頭，你自進去。」孫小官冒冒失失，踉蹌進了房。方媽媽隨把房門拽上了，鏗的一聲下了鎖，隔著板障大聲罵道：「孫家小猢猻聽著，你害我女兒吊死了，今挺屍在牀上，交付你看守著。我到官去告你因奸致死，看你活得成活不成？」孫小官初時見關了門，正有些慌忙道不知何意。及聽得這些說話，方曉得是方媽媽因女兒死了，賺他來討命。看那牀上，果有個死人躺著，老大驚惶。卻是門兒已鎖，要出去又無別路，在裡頭哀告道：「媽媽，是我不是，且不要經官，放我出來再商量著。」門外悄沒人應。

原來方媽媽叫禿小廝跟著，已去告訴了地方，到縣間遞狀去了。

孫小官自是小小年紀，不曾經過什麼事體，見了這個光景，豈不慌怕？思量道：「弄出這人命事來，非同小可！我這番定是死了。」歎口氣道：「就死也罷，只是我雖承姐姐顧盼好情，不曾沾得半分實味，今卻為我而死，我免不得一死償他。無端的兩條性命，可不是前緣前世欠下的業債麼？」看著賈閨娘屍骸，不覺傷心大哭道：「我的姐姐，昨日還是活潑潑與我說話的，怎今日就是這樣了，卻害著我？」正傷感間，一眼覷那賈閨娘時：

雙眸雖閉，一貌猶生。溺溺腰肢，如不舞的迎風楊柳；亭亭體態，像不動的出水芙蓉。宛然美女獨眠時，只少才郎同伴宿。

孫小官見賈閨娘顏面如生，可憐可愛。將自己的臉，偎著他臉上，又把口嗚噀一番，將手去摸摸肌膚，身體還是和軟的，不覺興動起來。心裡想道：「生前不曾沾著滋味，今旁無一人，落得任我所為。我且解他的衣服開來，雖是死的，也弄他一下，還此心願，不枉把性命賠他。」就揭開了外邊衫子與裙子，把褲子解了帶扭，褪將下來，露出雪白也似兩腿。看那軀處，尚自光潔無毛，

真是：

陰溝渥丹，火齊欲吐。

兩腿中間，兀自氣騰騰的。（刪去四□六字）嘴對著嘴，恣意親啣。只見賈閨娘口鼻中，漸漸有些氣息，喉中咯咯聲響。原來起初放下時，被汗巾勒住了氣，一時不得回轉，心頭溫和，原不曾死。方媽媽性子不好，一看見死了，就耐不得。只思報仇害人，一下子奔了出去，不曾仔細解救。今得孫小官在身體上騰那，氣便活動，口鼻之間，又接著真陽之氣，懣懣的甦醒轉來。孫小官見有些奇異，反驚得不敢胡動。跳下身來，忙把賈閨娘款款扶起。閨娘得這一起胸口痰落，忽地叫聲：「哎呀！」早把雙眼朦朧閃開，看見是孫小官扶著他，便道：「我莫不是夢裡麼？」孫小官道：「姐姐，你險些害殺我也！」

閨娘道：「我媽媽在那裡了？你到得這裡？」孫小官道：「你家媽媽道你死了，哄我到此，反鎖著門，當官告我去了。不想姐姐卻得重醒轉來，而今媽媽未來，房門又鎖得好好的，可不是天叫我兩個成就好事了。」閨娘道：「昨夜受媽媽炒聒不過，拚著性命。誰知今日重活？又得見哥哥在此，只當另是一世人了。」孫小官抱住要雲雨，閨娘羞阻道：「媽媽昨日沒些事體，尚且百般丑罵，若今日知道與哥哥有些什麼，一發了不得。」孫小官道：「這是你媽媽自家請我上門的，須怪不得別人！況且姐姐你適才未醒之時，我已先做了點點事了，而今不必推掉得。」閨娘見說。自看身體上，才覺得裙袴俱開，陰中生楚，已知著了他手。況且原是心愛的人，有何不情願？

只算任憑他舞弄，孫小官重整旗槍，兩下交戰起來：

一個朦朧初醒，一個熱鬧重興。烈火乾柴，正是相逢對手；疾風暴雨，還饒未慣嬌姿。不怕隔垣聽，喜的是房門緊閉；何須牽線合，妙在那靦面成交。兩意濃時，好似渴中新得水；一番樂處，真如死去再還魂。

兩人無拘無管，盡情盡意，樂了一番。閨娘道：「你道媽媽回家來，見了卻怎麼？」孫小官道：「我兩人已成了事，你媽媽來家，推也推我不出去，怕他怎麼？誰叫他鎖著你我在這裡的？」兩人情投意合，親愛無盡。也只誑媽媽就來，誰知到了天晚，還不見回。閨娘自在房裡取著火種，到廚房中做飯與孫小官吃。孫小官也跟著相幫動手，已宛然似夫妻一般。至晚媽媽竟不來家，兩人索性放開肚腸，一牀一臥，相偎相抱睡了。自不見有這樣湊趣幫襯的事，那怕方媽媽住在外邊過了年回來，這廂不提。

且說方媽媽這日哄著孫小官，鎖禁在房了，一逕到縣前來叫屈。縣官喚進審問，方媽媽口訴因奸致死人命事情。縣官不信道：「你們吳中風俗不好，婦女刁潑。必是你女兒病死了，想要圖賴鄰里的？」方媽媽說：「女兒不從縊死，姦夫現獲在家，只求差人押小婦人到家，便可扭來登堂究問。如有虛誑，情願受罪。」縣官見他說的確，才叫個吏典將紙筆責了口詞，准發該房出牌行拘。方媽媽終是個女流，沒衙門中刁難，要長要短的，詐得不耐煩。才與他差得個差人出來，差人又一時不肯起身，藤纏著要錢。羈絆住身子，轉眼已是兩三日，方才同了差人，來到自家門首。方媽媽心裡道：「不誑一出門擔擱了這些時，那小猢猻不要說急死，餓也該餓得零丁了。」先請公差到堂屋裡坐下，一面將了鑰匙去開房門。只聽得裡邊笑語聲響，心下疑惑道：「這小猢猻在裡頭，卻和那個說話？」忙開進去，抬眼看時，只見兩個人並肩而坐，正在那裡知心知意的商量，方媽媽驚得把雙眼一擦，看著女兒道：

「你幾時又活了？」孫小官笑道：「多承把一個死令愛交我相伴，而今我設法一個活令愛還了。這個人是我的了。」方媽媽呆了半晌，開口不得。思量沒收場，只得拗曲作直說道：「誰叫你私下通姦？我已告在官了。」孫小官道：「我不曾通姦，是你鎖我在房裡的，當官我也不怕。」方媽媽正有些沒擺佈處，心下躊躇，早忘了支分公差，外邊公差每焦燥道：「怎麼進去不出來了？打發我們回覆官人去。」方媽媽只得走出來把實情告訴公差道：「起初小女實是縊死了，故此告這狀；不想小女仍復得活，而今怎生去回得官人便好？」公差變起臉來道：「匾大的天，憑你掇出掇入的。人命重情，告了狀又說是不死，你家老子做官，也說不通。誰教你告這樣謊狀？」方媽媽道：

「人命不實，姦情是真。我也不為虛情，有煩替我帶人到官，我自會說。」就把孫小官交付與公差。孫小官道：「我須不是自家走來的，況且人又不曾死，不犯什麼事，要我到官府何干？」公差道：「這不是這樣說，你牌上有名，有理沒理，你自見官分辨，不干我們事。我們來一番，須與我們差使錢去。」

孫小官道：「我身子被這裡媽媽鎖住，餓了幾日，而今拚得見官，那裡有使用？但憑媽媽怎樣罷了。」當下方媽媽反輸一帖，只得安排酒飯，款待了公差。公差還要連閨娘帶去。方媽媽求免女兒出官。公差道：「起初說是死的，也少不得相驗屍首，而今是個活的，怎好不見得官？」賈閨娘聞知說道：「果要出丑，我不如仍舊縊死了罷。」方媽媽沒奈何，苦苦央及公差。

公差做好做歉了一番，又送了東西，公差方肯住手。只帶了孫小官同原告方媽媽到官回覆。

縣官先叫方媽媽問道：「你且說女兒怎麼樣死的？」方媽媽因是女兒不曾死，頭一句就不好答應。只得說：「爺爺，女兒其實不曾死。」縣官道：「不死，怎生就告人因奸致死？」方媽媽道：「起初告狀時節是死的；爺爺准得狀回去，不想又活了。」縣官道：「有這樣胡說！原說吳下婦人刁，多是一派虛情，人不曾死，就告人命，好打！」方媽媽道：「人雖不死，姦情實是有的。小婦人現獲正身在此。」縣官就叫孫小官上去問道：「方氏告你姦情，是怎麼說？」孫小官道：「小人委實不曾有奸。」縣官道：「你方才那是那裡拿出來的？」孫小官道：「在賈家房裡。」縣官道：「可知是行奸被獲了。」孫小官道：「小人是方氏騙去，鎖在房裡，非小人自去的，如何是小人行奸？」

縣官又問方媽媽道：「你如何騙他到家？」方媽媽道：「他與小婦人女兒有奸，小婦人知道了，罵了女兒一場，女兒當夜縊死。所以小婦人哄他到家鎖住了，特來告狀。及至小婦人到得家裡，不想女兒已活，雙雙地住在房裡了幾日，這姦情一發不消說起了。」孫小官道：「小人與賈家女兒鄰居，自幼相識，原不曾有些什麼事。不知方氏與女兒有何話說，卻致女兒上吊。道是女兒死了，把小人哄到家裡，一把鎖鎖住，小人並不知其由。及至小人慌了，看看女兒屍首時，女兒忽然睜開雙目，依然活在牀上。此時小人出來又出來不得，便做小人是柳下惠魯男子時，也只索同這女兒住在裡頭了。不誑一住就是兩三日，卻來拿小人到官，這不是小人自家走進去住在裡頭的，須怪小人不得，望爺爺詳情。」縣官見說了，笑將起來道：「這說的是真話。只是女兒今雖不死，起初自縊，必有隱情。」孫小官道：「這是他娘女自有相爭，小人卻不知道。」縣官叫方氏起來問道：「且說你女兒為何自縊？」方媽媽道：「方才說過，是與孫某有奸了。」縣官道：「怎見得他有奸？」

拿奸要拿雙，你曾拿得他著麼？」方媽媽道：「他把小婦人認做了女兒，趕來把言語調戲，所以疑心他有奸。」縣官笑道：

「疑心有奸，怎麼算有奸？以前反未必有這事，是你疑錯了，以後再活轉來，同住這兩日夜，這就不可知。卻是你自鎖他在房裡，成就他的。此莫非是他的姻緣了。況已死得活，世所罕有，當是天意。我看這孩子儀容可觀，說話伶俐，你把女兒嫁了他，這些多不消饒舌了。」方媽媽道：「小婦人原與他無仇，只為女兒死了，思量沒處出這口氣，要擺佈他；今女兒不死，小婦人已自悔多告了這狀了，只憑爺爺主張。」縣官大笑道：「你若不出來告狀，女兒與女婿能夠先相會這兩三日。」遂援筆判道：

孫郎賈女，貌若年當。疑姦非奸，認死不死。欲繫其鑽穴之身，反遂夫同衾之樂。似有天意，非屬人為。宜效綢繆，以消怨曠。

判畢，令吏典讀與方媽媽孫小官聽了，俱各喜歡，兩兩拜謝而出。孫小官就去擇日行禮，與賈閨娘配為夫婦。這段姻緣，分明在這一吊上成的。有詩為證：

姻緣分定不須忙，自有天公作主張。

不是一番寒徹骨，怎得梅花撲鼻香。

